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最后一班夜哨

■马克

在我们执勤八中队，老兵复退前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离队前夜站一班夜哨，为军旅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天午后，三排长匆匆地找到我反映了一个情况。“指导员，八班长李玉安吃午饭时，我看他的一双眼睛红红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经过我进一步了解，得知是他父亲今天上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虽然，我来中队任职不到1年，但是对八班长李玉安我很熟悉，他高高瘦瘦，浓眉大眼，皮肤黝黑，连续3年被评为“执勤能手”，按计划过几天就要离队了。

我立即和中队长商量了一下，安排他提前离队。晚上，我带着三排长到班里来看望李玉安，说完提前离队的事，他突然抽泣了几声，随后用手一抹眼泪，又强忍着悲痛恢复了平静。

第2天，我接到通知外出开会，会议开了一整天。回来的路上天空飘起了雪花，车子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奔跑着，直到晚上部队熄灯后，才赶回到中队。劳累了一整天，我疲惫地躺在床上，却没有一丝睡意。

子夜过后，床头的闹钟又响了。我有查夜哨的习惯，便穿好军装，拿上手电就往外冲。外面还飘着雪，刚一拉开房门，刺那阵阵阵寒袭来，好像北风抓起一把雪花洒落在我的脖子上。我裹紧了大衣，让雪花飞扬的夜里走去。

月色下，营院里一排排高大的青松披上了洁白的盛装。当我踏着脚下“咯吱吱”作响的积雪，沿着巡逻道来到八号哨位时，岗楼明亮的灯光下，站着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看到他走来，他马上立正冲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指导员同志，八号哨兵李玉安正在执勤，哨位勤务正常，请您指示！”寂静的夜里，洪亮的报告词显得执勤哨兵格外精神抖擞。

“请稍息！”我赶紧向他回了一个军礼，快步上前伸出我的双手。他们一只有力的大手伸到了我眼前，我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亦师亦兵

■马頔

刚来连队的时候，我在大家眼里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排长，不爱和班排战士聊天，甚至脸上笑容都很少。我和战士们之间似乎总有一层隐形的纱帐阻隔着。

那是旅里组织的一次炮兵侦察兵集训，我与连里7名侦察兵一起参加。那时我到连队才一个月，与大家也不熟悉，只知道他们都是连里的训练尖子。

深夜，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帐篷里，光线昏暗，我独自在老旧的训练题本上辨认模糊的数字。对于炮兵侦察兵而言，在战场上计算快一秒，胜算就多一分。自知计算能力弱的我必须补课。

凌晨一两点，我还在题海中鏖战。听到有人推开帐篷的门帘进来，我抬起头，原来是侦察班的付班长走了进来。我用目光询问他的来意，他说：“没事，我也来加班。灯光这么暗，我给你读题，你做吧。”我连忙说道：“不用啊班长，你做题，我复习的是基础。”他说：“那一起做吧，我来读题、计时，看看你苦练的成果。”我笑了笑说：“好啊，我肯定比上次快了。”

一轮下来，付班长似乎发现了我计算慢的问题，思付良久后说：“排长，我看你拉计算盘找数字的速度有些慢，应该是不熟。其实有几种算法哩。”他耐心地为我讲解，并拿出计算盘逐一演示其他算法。付班长传授的经验就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掀起了窗帘的一个角，使我的思路瞬间豁然开朗。

之后的那些天，每天晚上都有一名战士来陪我训练，他们读题、计时，我做题，每做一题战士们都会评价反馈，很快我的计算速度和准确率逐渐提升。在最后的集训考试中，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后来听付班长说，他们商量好了，每天去一个人给我辅导。我知道后，表面上还是像以往那样沉默，内心却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在高原驻训的日子里，他们陪伴着一个新排长在基层默默地成长，陪伴着一个带兵人在沙场慢慢地起步，他们就是我的兵，也是我的老师。

彭德怀元帅和《欧阳海之歌》

■董保存

写道：“小海啊！今天为苦难的人民，也为你自己解放了一功，到大海时，你就会成为一个最勇敢的革命战士——无产阶级战士。”

欧阳海参军后，在施工中开始打锤，一连三锤都打在地上，他暗暗下决心：“我得撑上去，你能干的我也能干……”彭德怀写道：“决心！有了它就能干出名堂！”

第180页，欧阳海满含着羞愧的泪水，给支部写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今天我我发现，我距离一个党员的要求太远了……”彭德怀在这里写道：“这是更近了，不，这已经进了党。”

第194页，欧阳海和刘伟城互相让着劳动工具，说：“反正都一样，我们班不用手来刨，你们班也得用手来刨……”彭德怀在旁边写道：“这才是高风格。”

看着欧阳海，指导员曾武军心想：“这个小战士啊，从里到外透明透亮，变得更加纯粹了……”彭德怀在旁边写道：“有了好的本质，还要几经斗争，才能更上一层楼，现在他已经攀到更高处。”

战士小魏在门外听着欧阳海和连长的谈话，激动地想：“班长呵，好班长！担子你拣重的挑，生活上从来不计较……”彭德怀写道：“一个好骨硬心红意志坚，克己让人工作抢在先。”

新党员欧阳海在英雄的大道上，昂首挺胸，阔步向前。彭德怀在这里写道：“这话受之无愧。”

三

连队的官兵关系，基层干部的形象，特别是政治工作者的形象，也是彭德怀阅读时的关注点之一。在有关描写连队政治指导员曾武军、连长关英奎的章节，彭德怀留下了不少的批语。

欧阳海参军后，一直想着上前线杀敌立功。指导员和欧阳海作了一次谈话。彭德怀写道：“曾武军是一个好指导员，耐心诱导一个倔强战士走上正路。”

连长关英奎说欧阳海：“真是个好战士啊！他身上总有那股火辣辣的劲……”彭德怀写道：“这是对欧阳海的正确评论。”曾武军说：“是啊！就是跑得还不太稳哪！”彭德怀写道：“曾武军对小海的评论更深刻。”

第181页，指导员曾武军看到窗外操场晨光熹微中，两个黑影在练对刺，他深情地望着那个虎里虎气的小个子，情不自禁地说：“真是个好战士啊！”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写道：“武军，你也是个好指导员，很好！”

施工时，欧阳海把脚上划了个大口

子，中午又偷偷跑出来扛木头，脚上的伤口被泥水腌得泛白，连长关英奎逼欧阳海趴在自己背上把他背回去。彭德怀写道：“把解放军的官兵关系写得多么生动。”

抢救物资时，曾武军因仓库倒塌被砸成重伤。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曾武军和欧阳海谈话，通知他已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欧阳海两次流下泪水，并向指导员表示：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彭德怀两眼发热，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在3处分别写道：“我看到这里也哭了，不知为什么？”“我看到这里又哭了，这是为什么？”“小海，一定能尽到革命义务的。”

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老军人、老共产党员与欧阳海和连队是多么心心相连、相通！

四

欧阳海牺牲前的一段描写，曾被不少评论所激赏——“停止前进！火车来了”。突然，驮炮的战马受惊朝轨道上奔去！钢炮横在铁轨中间，4秒钟内车头就将与战马相撞。这一刹那，欧阳海冲上来啦。一个信念推动着他：“……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时刻到了！共产党员应该冲上前去！”在这里，彭德怀先画了一个大惊叹号，写道：“他的信念只有一个。”后面又画了两个惊叹号。

“欧阳海冲上了铁路！抢在车头到达之前，拼尽全力推开了战马……满载旅客的列车免遭颠覆！旅客的生命得救了……共产党员欧阳海却被巨大的火车卷进车轮底下，倒在血泊中……”彭德怀在这段话后面画了3个惊叹号，写了8个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战友刘延生从欧阳海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一个被鲜血染红了的本笔记本。笔记本第1页上清晰地写着：“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

彭德怀在这里写道：“欧阳海是伟大一生，永远不朽，他的革命精神将教育（育）千千万万的人民，成百的欧阳海！”

读过这本彭德怀批注的《欧阳海之歌》，我们不能不为彭帅与一位普通战士之间的那种心相通、命相连的真挚感情所感动。我们常说的官兵一致，首先是官兵的思想一致，上下同心，只要拧成一股劲儿，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完成不了的任务，这支队伍才能无往而不胜。

离北京还远着呢。

他们搭乘一辆班车，下山帮李班长采购探亲物品。汽车在曲曲弯弯的盘山道上转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小镇的农贸市场门口停下来。

“这条街就是‘王府井’，大地方。”张君义调侃地说。

他们帮探亲的李班长采购了当地的小吃、特产，捎带帮战友购买一些物品。在返程的车上，张君义对张建设说：“下次有机会，你带姚梦他们来逛逛‘王府井’。”张建设点头。

班长李明明休假归队，春风满面，看来心情很好。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老实交代，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爱闹的姚梦催着班长讲述大家关心的“正传”。

“有排长给的锦囊妙计，进展顺利。”李班长是军中硬汉，但一见到姑娘总是害羞，显得木讷、笨拙，初次相亲没话说，场面尴尬，心里有了阴影。排长张君义为了让他攻下“碉堡”下了大力气，反复鼓励引导，亲自当“陪练”……

春华秋实，哨所里捷报频传。在旅里举办的篮球赛中，以大个子高峰为主力的球队代表连队参赛，经过激烈地拼搏，勇夺桂冠；他本人参加上级军事大比武，夺得第一名，荣立了二等功。

姚梦潜心创作的油画《老兵》《士兵和鸟》，本来挂在哨所的学习室里，张君义力荐他参加了旅里的画展。一位领导很欣赏姚梦的才华，要调他到机关，姚梦坚持不去。他说，他的根在一线天，创作灵感也在一线天。

张君义愿考上军校。离开大山到学校报到那天，他凝望着哨所的天空，深情地说：“一线天，我还会回来的！”

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那年，在编辑《彭德怀自传》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彭德怀元帅亲自批注的《欧阳海之歌》。这本彭德怀批注的《欧阳海之歌》自然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通过这本书中彭老总的批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角。

翻看被彭德怀写满了眉批和旁批的《欧阳海之歌》时，我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灯下，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戴一副老花镜，手捧一部小说，看着看着，忍不住拿起了笔，用那双签发过无数份作战电报，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在书上信手写来——他写下最多的，是自己读小说时的联想、感想和对往事的回忆，是作为一个读者情感的共鸣。

翻开这本书，彭德怀首先看到欧阳海的出生地桂阳县。他画上红杠杠，写道：“桂阳县城曾被红军3次攻占。”

接着读下去，是欧阳海出生，因家中添男孩怕被抓丁，家人把小海抱出去要扔掉，舍不得又抱回来，起了个女孩名字叫“玉蓉”。小海在风雪严寒中大哭。读到此处，彭德怀不禁写道：“海，你不是在哭，而是对旧社会造反。”

读到第19页，这种心态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彭德怀写道：“小海，你7岁随母亲讨米，我8岁带弟也讨米。受富人的欺负，只讨了一天，再不讨米，决心砍柴变卖。你路上留下白雪印，我严寒冰里捉鱼卖！你我同根生，走上一条路。”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和书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了。他们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呼唤革命的风暴。

二

在人们眼中，彭德怀是个典型的中国军人，也是一个有着英雄情结的人。他从士兵干起，直至成为共和国的元帅。作为带兵的人，他对小说中欧阳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名英雄的道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他在部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颇为欣赏。这样的批语在书中多处可见。

还没有参军前，欧阳海帮助解放军侦察到残匪刘大斗躲藏的山洞，剿灭了残匪，活捉了刘大斗和伪保长。彭德怀

班长做这些很自然，没有造作的意思，姚梦一直阴沉的脸渐渐变得缓和了。

可能是换了新地方，张建设下后的第一夜没睡踏实。倒是那个没心没肺、爱哭鼻子的姚梦，躺下没多久就呼呼入睡，梦中还喃喃地叫“妈妈”，几次翻身把盖在被子上的大衣弄到地下，脚也伸出被子，露在外面。李班长悄悄地给新兵们盖被子，掖被角。张排长上半夜上了一班哨，下半夜查了一班岗，都悄无声息，生怕惊扰了大家的美梦。张建设心里暖洋洋的，这里虽然艰苦，偏僻，老兵们一个个纯真朴实，像一家人。

下连第一天，上午是自主教育，新

兵代表走上讲台表达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的豪情。下午组织新兵游览一线天的“景点”。新兵们一眼望到一号哨对面山坡上，雕刻着一幅用五彩石点缀而成的巨大的中国地图，在阳光照射下熠熠闪光。

山风吹来，拂拭着战士们滚烫的脸颊……

近期没有大项工作，排长就安排班长李明明休假。班长老大不小了，找了个对象只见过一面，个人问题该解决了。星期天，张君义对张建设说：“准备一下，我带你到‘王府井’开阔眼界。”张建设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哨所

汪了。看这光景，大个子高峰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个不屑，用胳膊肘捅捅他：“在哪儿不是当兵啊，真是的。”

张建设悄悄走出宿舍，外面一片寂静，望着高远的一线天空，晶亮的星星，心里生出一丝寂寞。

一进班里，张建设觉得屋子里空气变得温暖了，显然是排长张君义把一切都安置好了。一脸憨厚的老兵们烧了一大锅热水，热情招呼新兵洗漱。班长李明明打来一盆热水，端到姚梦跟前。姚梦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自己脱了鞋袜，把脚泡了进去。水温正好，姚梦张张嘴，想表达谢意，班长顺手把姚梦的袜子拿过去洗了。李



扁担

■郑茂琦

在一部百科辞典中，“朱德”的词条下面记述着这样一段话：“他指出练兵和带兵都要干部以身作则。他本人就是以身作则的模范。”朱德的扁担教育了一代代中国军人。”

对于朱德这位统率着百万军队的总司令，人们时常谈起的不仅是他的赫赫战功，还有关于他的一些平凡小事。

“我记得：井冈山红军下山时，你同士兵一样地生活、行动、吃饭、宿营。人们常常说：‘苦是苦，毛委员、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话说！’军队一住下，你便和农民谈话，帮助他们做些平常的事情，这又更影响了全军都爱护老百姓。”

这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对朱德的回忆。

1936年，美国医生马德海在他的日记中叙述了红军会宁会师时他所见到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

在红军小战士眼里，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当战士们挑粮队的行列里，看到他魁梧的身影时，谁不会打心眼里敬爱他？

扁担弯弯地压在朱总司令的肩上，如一座沉稳的桥梁，使人民军队的将领与士兵、军队和人民血脉相连。多少年过去了，从战场到演训场，平时亲如兄弟，战时生死与共的官兵关系一直没有变……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又一批新兵结束新训，要下连了。接兵车从新兵营出发，经过闹市区，沉不住气的新兵们兴奋得手舞足蹈，车里洋溢着欢快气氛。

新兵们不知道，这是排长张君义特意安排的：他叮嘱司机绕个道，到市区兜一圈儿风，让新兵们过过瘾。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让新兵们先空欢喜一阵，从内心深处，他觉得如果把新兵们直接拉到哨所，以后就没什么进城的机会了。

新兵在家里都是父母的宝贝，身上难免带着“娇娇”二气，到了部队经过一段封闭式管理，小脸晒黑了，体重下去了。不过，这些变化还只是表面性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理顺。

接兵车在都市里并没有停下来，朝郊区的方向越行越远。城市在眼前消失，掠过一个个村庄，进入一望无际的大山。在“之”字形的盘山道上，不知绕了几个弯，转了多少圈。直到天色擦黑，汽车才“嘎吱”一声停下来。张君义回头招呼新兵：“到家了。”大家伙儿背着背包下车。

哨所在号称一线天的大山深处。许多新兵生平没见过这么高的山，两刃高耸，夜幕下黑黝黝一片。站在营区前那一小片平地上，得把头仰成直角才能看到一线天空，星星亮得刺眼。一阵山风刮来，直入骨髓。连从山区入伍的新兵张建也倒吸一口冷气，只觉脊梁骨发凉。

姚梦年龄最小，刚一拨通家里的电话，听到妈妈的一声“宝啊”，就眼泪汪汪



长征

第5932期

本版插图：桑麟康 李振
插图制作：王凤

哨所的天空

■张曙光

